

菩薩藏

第 87 期 2017年8月

不應於親友 伺覓其過失
親友心願同 相念常不忘
如是之親友 不為他沮壞
應當恒敬念 愛重如己身（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）



香港政治熱潮 提舍

上世紀回歸前，香港人一般皆是政治冷感，不但對國家大事不關心，就是社區事務亦不聞不問，凡事逆來順受，只管牛一般地工作，勤力地要擺脫貧窮，幾經艱難累積了一點財富，卻被外國的財閥到來，掠去大部份金錢，如是一段長時間後，當元氣恢復，再度累積了一點財富，另一個金融風暴到來，再掠奪大筆財富離去。這可以理解，香港是一個殖民地，統治者是外國人，當然不會留情，亦不會為當地人設想，罔談政治只會徒勞無功，政治冷感是必然的。辛苦累積的財富被多番掠奪，政府也不會在乎，更有可能為其祖國的利益縱容欺壓，直至回歸後，自己的國家，自己的政府，自己的人民，當然關心，成立金融管理局，對抗財閥的侵略，保護民眾的財富，只嫌教育不足，人民對經濟不瞭解，常陷於風險中。政治上，開放給人民論政，有限度的參與，如晉身立法會等，政府官員、公務員等不可躲藏在背後躲懶，而要面對人民的批評，監察，質詢。可以說，民主步伐已不錯，也許有人仍嫌不夠；可是，在外國勢力背後暗中破壞下，能開放民主嗎？這只會做成崩潰，民主步伐的放緩，是打著民主旗幟的人在破壞做成。如六四民主運動，在香港二十多年來皆是正面及堅持的，可是在「佔中」後，人們開始質疑當年學生運動是否像今天「佔中」的學生般非理性、不管民間疾苦，挾正義而令天下，狂妄，不留餘地，勾結外國勢力。也許當年是正義之舉，卻被佔中破壞了，從此六四人數急降，香港六四的特色殆盡，可惜可悲。

政治開放，自然鼓勵了人民論政，繼而熱衷政治，於是，可見到酒樓茶室，公園，交通工具上，人們談論著政治；雖然大部份偏於一隅，或是意氣之爭，畢竟鼓勵了人們關心眾人之事。在資訊發達下，政治意識成熟，假以時日，人們會好好利用手中的一票去改變現狀，或是參與政治。總的來說，將步向進步，社會在大眾的監察及關心下，定會向好。

可是，政治是複雜的事，由於牽涉名利，必然引來各方的爭奪，明鎗暗箭，置身其中，不但有高風險，甚至自己被同化，墮落而不自知，陷於萬劫不復的地步。儘管如此，政治帶來名利的吸引力畢竟極為吸引，各方「英雄」如法律界、工商界、名人等，紛紛改投其下。一時政治變得有點沸騰，人們看到其巨大利益，先欲投身立法會議員，希望得到高薪厚職，繼而投身

於區議會，除得到不錯的薪酬外，亦是仕途及前途的重要踏腳石；在激烈的爭奪後，僧多粥少，「英雄」轉而投身互委會，藉此參與社區事務，進而投身區議會，立法會等。互委會雖然沒有即時的利益，但操控互委會後，便可運用權力去謀取私利，如圍標等。一時間，這些昔日無人問津的職位，變得炙手可熱。世界輪流轉，人生起伏原來是自然現象，如何看待，如何勘破當有所啟示吧！

這裏無意批評參政之路，亦不會不鼓勵人們參政，只是強調參政應有崇高目標，凡事皆由正途去走，才能持久及具意義，否則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在名利場中，是高風險的考驗，尤其利誘，實容易使人身敗名裂。因此應常保持冷靜，反省，控制情緒，更要常常提醒自己，莫忘初心。受挫時，告訴自己，這是修行之路，必有挫折，亦是自我提昇的機遇；意氣風發時，更要告訴自己，這些皆是過眼雲煙，起跌是平常事，亦是快速事；在佛教的立場，政治是眾人之事，是快速有效的菩薩道，亦是菩提心的修煉。

政治是如此吸引，卻是那麼高風險，佛教裏當然有不同的主張，有認為要深入其中，要入世；有認為要保持清淨，徹底遠離；有認為要論政卻不干政等不同的主張。這些主張，各有其優劣。不同的時代，不同的環境，不同的人事，自有不同的應對，難以一概而論，要做得圓滿，端看個人的靈活性，方便性。佛教經典對政治的討論不多，這是由於佛教站在修道者的立場及當時印度流行沙門的風氣。可是，佛教對參政者有嚴格的要求，必須受菩薩戒，時時以出世精神警惕及反省自己，不忘初心，《南傳彌蘭王問經》是僅有的其中論政經典，可作參政者之圭臬。